

意林
轻文库



绘梦
古风系列
051

十二篇花语，
带来十二位少女的江湖传奇

白茶篇

十二花信

霓裳风华录

冷胭 著

BAICHA PIAN

HUANGMINGNANWEI

凰命难违

①

一次命运的奇异交织
一场力量的神秘对决
冒牌千金斗破苍穹
演绎另类红颜传奇

她宛若白茶花

外在灵动，内在慧黠
假冒将军之女入宫伴驾

◆欲携神秘力量◆

助失宠皇子重回巅峰

浪漫异想古风作者【冷胭】完美力作
开启一段惊心动魄、向死而生的壮阔历史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意林
轻文库



绘梦
古风
系列

051

白茶篇

十二花信

霓裳风华录

冷胭 著
BACHA PIAN
HUANGMINGNANWEI

凰命难违 ①

吉林摄影出版社
· 长春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十二花信·霓裳风华录. 白茶篇: 凰命难违. ① /冷胭著. -- 长春: 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18.5
(意林·轻文库. 绘梦古风系列)

ISBN 978-7-5498-3590-4

I. ①十… II. ①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92706号

十二花信·霓裳风华录 白茶篇: 凰命难违①

SHI'ER HUAXIN·NICHANG FENGHUA LU BAICHA PIAN: HUANGMINGNANWEI ①

著 者 冷 胭
出 版 人 孙洪军
总 策 划 安 雅 张 星
责任编辑 李 彬
图书统筹 空心菜
特约编辑 魏 娜
绘 图 长 乐
书籍装帧 胡静梅
图书设计 刘 静
开 本 700mm×1000mm 1/16
字 数 280千字
印 张 11
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
印 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
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
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
邮编: 130062
电 话 总编办: 0431-86012616
发行科: 0431-86012602
网 址 www.jlsycbs.net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 晟德(天津)印刷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5498-3590-4

定价: 26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, 电话: 010-51908584



063	+	第五章	朝堂显威
049	+	第四章	王府惊心
033	+	第三章	深宫诡谲
017	+	第二章	风光回府
003	+	第一章	暗流涌动
001	+	楔子	
147	+	第十章	洞房花烛
125	+	第九章	暗中求情
109	+	第八章	三个刁难
095	+	第七章	金殿允亲
077	+	第六章	意外会面



楔子

花之主：苏霜岚

花之信：白茶花

花之语：坚韧、美好、清丽脱俗。

花之质：生意盎然，炽烈怒放。

花之引：苏南是具有神秘技能的沧澜族后人，迫于先祖的承诺制造了一场惊天反转的大事件，导致意气风发的四皇子慕容峻坠入人生谷底，不仅身负重伤，还被判定为叛国者，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

苏南的孙女苏霜岚冒充将门苏家之女，出现在慕容峻的身边，极有分寸地步步靠近。只为把他那支离破碎的灰暗人生重新塑造，将慕容峻再次推上至高宝座！

她的性格中既有山茶花的傲雪风骨，又有明艳争春的勃勃生机，时而淡雅，时而浓烈。令他迷惑的同时，一步步瓦解他的戒心。

她与他执手前行，共同经历了六皇子慕容峰陷害威逼、敌国南华使臣的阴谋袭击、南华公主的侮辱刁难，尽管命运如此多舛，她仍要不断抗争，誓不低头。

朝堂上冷箭难防，她迫于情势不得不嫁给慕容峻为妻，却要闯过重重关卡，方能入住王府，更有潜伏的各方势力趁着他们洞房花烛夜伺机而动……

暗流涌动

第一章



大昭国，皇都长宁。

皇宫。

叶贵妃优雅地斜倚在软榻上，侍女正轻轻地给她捶腿。如画的眉目配上精致的妆容，虽已人到中年，叶贵妃仍是倾城之色，惬意地闭眼享受着此时的安闲舒适。

她是这宫中最受皇帝宠爱的女子、地位最高的女子，她的儿子是唯一有资格继承大统的皇子——一切都如她所愿，她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？

余下的时光，似乎只剩下好好享受了呢。

“娘娘。”几不可闻的呼唤声在她身后的阴影里响起。

叶贵妃忽地睁眼，挥挥手让侍女们都退下，一双美眸里酝酿起警惕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阴影里缓缓走出一个身着暗色长袍的人，整个脸都罩在袍帽中，阴暗得看不真切，只有声音透着深沉的凉意：“卦象是：破、逆。”

叶贵妃双眼微眯：“何意？难道现在的境况，还会有什么改变？”

“破，乃是指眼前的一切会被什么人打破，而逆，则是逆转。”

“逆转？”叶贵妃被这两个字惊得坐起，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人，“事情都闹到这个地步，还有可能逆转吗？”

“娘娘，连‘逆天转势’这样的事情都存在，还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？”

叶贵妃的美眸中渗出层层杀意：“本宫绝不允许任何改变现状的事情发生！池旧，你给本宫好好盯着！无论是谁，妄想改变本宫拥有的一切，就只有死！”

池旧的头轻点，声音依旧寒凉：“是，请娘娘放心。”

叶贵妃听到肯定的回答，脸色稍稍好转，又问道：“今晚，都安排妥当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娘娘，一切都在进行中。”

“好，就是今晚，让他再也翻不了身！任是谁来也无法再给他半分翻盘的机会！”叶贵妃浑身散发着一股狠辣气息，心中暗道：“荣亲王，我绝不会给你东山再起的机会！绝无可能！”

城西十里的破败庙宇内，幽暗的火光影影绰绰。

一个面容姣好、肌肤胜雪的女子正坐在地上，胡乱地扒拉着自己的衣衫，一双香肩露出来。

另一边半躺着一个年轻男子，神色痛苦地皱着眉，紧紧按着自己的心口，似惊涛

骇浪拍打着即将溃堤的心岸，他强力支撑着自己的意志，偏过头不去看那女子，却忍耐不住地大口地喘着粗气。

“混账！”男子恨恨骂了一句，却没有力气再说下去。

女子无力又妩媚地笑起来，走到他身边坐下，靠在他的肩头。男子很快推开她的手，虚弱地警告：“再敢碰本王一下，立即杀了你！”

女子娇柔地笑道：“王爷还有杀人的力气？王爷难道不知道我的心意？虽然此番是奸人陷害你我，但也算是得偿所愿。”

男子额头上的汗细细密密，大口地喘气，艰难地抵御着体内发作的药性。女子却似乎再也忍不住，直直扑在了他的身上。

男子用尽力气躲闪，手臂却越来越没有劲力。他压抑地捶打自己的双腿，愤恨地闭了闭眼。

忽然“嘭”的一声，眼前的女子倒了下去，歪倒在一旁，像是晕了过去。

他抬头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衣着有些古怪的年轻女子，正拍着手微笑：“打得很准嘛！”

她脸上戴着面纱，看不清容貌，只有那双盈满笑意的眼睛，分外明亮清澈。

“你何人？”他惊讶出声。

“嘘——”她俯身示意他小声些，“搜寻你的人已经在附近了。我们快走。”

他强忍着体内撕裂般的痛楚和欲望，偏了头不去看那双明媚的眼睛，咬牙说道：

“不管你是谁，快走！本王……无法再忍……”

“啊，对了。”她低呼一声，手上已经多了一个白色的药丸，递到他的眼前，“吃下去，吃了就好了。”

他戒备地看着她：“你是谁的人？”

嘈杂的脚步声隐隐约约传来，她顾不上解释，直接将药丸塞进他的嘴里：“废话这么多。”说罢抄起他一只手搭在自己肩上，扶着他向破庙后面走去。他的身子很沉，脚步也不利索，她搂着他的腰走得十分费力，却还是努力地把她带到了安全的位置。他们在一个能藏身的角落躲避，观察外面的情况。

他感到一下子拥抱着满怀的柔软馨香，心猿意马得再也无法控制，低头压了下去，正对着她的唇。不料她反应极快，迅速避开他低下的头，双手使劲想把他推开。他的头落在她的颈窝里微微发颤，可是他的力气太大，双臂紧紧箍着她的肩膀和背部，完全无法动弹。

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已经到了破庙内。她只好不再反抗，以免发出声响，认命地任凭他肆意紧紧搂抱住她，像要把她生生勒断。

他气息不稳，怀抱越来越紧密。而渐渐地，他似乎冷静下来，轻轻喘着气离开了她。她推搡了他一把，一拳击在他左脸，恼怒地瞪他。他尴尬地想要道歉，却被她一把捂住嘴巴，眼神示意外面有人。

他这才想起身处险境，眼中立刻沾染了戒备和肃杀。只听外面的人说道：“人呢？怎么只有琴妃在这里？”

“会不会是药量不够，逃跑了？”

“他那双废腿，还能跑？琴妃真是太没用了！都下了药带到她面前，居然没能成事吗？”

“王爷还真能忍……琴妃这样的尤物在面前，都能跑掉……啧啧啧……”

“闭嘴！给我搜！他那样能跑多远？就算手脚并用一起爬，还能爬回王府吗？给我到处搜！”

“是！”

脚步声向四面散去，呼呼喝喝的声音响起来。

他面色阴沉，浑身散发着狠戾的气息。她才发现为了不让她负担太重，他一直半靠在墙壁上支撑着，此时已是汗如雨下。

她立即伸手重新搂住他，用肩膀给他支撑。他却没有接受，往墙上靠去，摇了摇头。

那场惨烈的变故之后，他果然跟从前大不一样了。她暗暗地想，也没有再坚持，静静地听着外面的动静。他虽也凝神静听，眼睛却用余光瞟着她：从未见过，没有任何印象，方才从背后打晕琴妃的手段，也看不出是什么武功路数……

她却喂自己吃了一颗药丸，压下了他体内的药力。

不像是敌人，却也不像是朋友。

只听外面的脚步声又聚拢在一处，纷纷报告着：“没有发现荣亲王的踪迹！”

领头的人喝道：“都是饭桶！回去如何交代？”

另一人说道：“皇上的御驾就在附近，还要引过来吗？”

“引个头！引过来看琴妃一个人表演吗？还不快撤！”

“那……那琴妃呢？带走吗？”

“干掉她。”

脚步声呼啦啦地快速离去，只留下一个人，对着地上昏迷的琴妃就是一剑，正中胸口。可怜琴妃刚从昏迷中被痛醒，就立即惊恐地死去了。

躲在隐蔽处的荣亲王眼疾手快，一把捂住了身边女子的嘴，防止她惊呼出声。她立即闭上嘴巴，他松开手，瞥了一眼她惊慌的神情。

最后一个人也匆匆离开了，她稳定了心神，小声对他说：“快走，免得跟皇帝撞见。”

他微微垂了眼帘，看了看自己的腿，刻板地说道：“你走。”

她才想起他腿脚不便，连忙指着侧门说道：“从这儿出去，有人接应的。”说着站起身，再次叮嘱道，“你快去吧！再晚了真来不及啦！我只能帮你到这儿啦。”

他看着她要走的样子，张了张嘴却没说出什么话来。她好像感应到他的想法似的，忽然回头，一双眸子笑起来清亮明媚：“就当我是九天玄女好了，上天派我来拯救你的哦！”在他恍惚之间，她又正色道，“别再自暴自弃，你的腿伤、你心里的伤，很快都会被医好，还有你的前程、你的王位，一切的一切，都会重新属于你。以及你遭遇的羞辱和失败，全都会一一讨回。”

她的声音不大，却如此振聋发聩，听在他的耳中，竟像在嗡嗡作响。字字戳中他心底最深处的旧伤，滴出来的血却不再是沉厚的黑色，反而透出一股鲜艳的殷红。

她说完又是一笑，很快走了出去，只留下一抹奇异的背影。

他有些失神，却很快冷静下来。这怎么可能？世上哪有什么九天玄女？只怕又是敌人的诡计。这些年他遭遇的各种阴谋还少吗？

他冷哼着，强撑着向侧门挪动，腿伤再一次隐隐发作，疼得他几乎无力站直。他将侧门微微打开一些，看见一个人热切地迎了上来，激动地低低唤了一声：“王爷！”

竟是王府管家成安。

成安招呼几个小厮一起将他扶上了轿子，很快离开破庙。他掀起轿帘向远处看去，果然见到皇上平日出行用的轿辇正进入破庙。疑惑之间，他问道：“你怎么会来？”

成安恭敬答道：“一位姑娘来王府报信，说是王爷有难需要救援，原本小人也不信，可她说得有条有理，而且确实到处也找不到王爷，小人就赶来了。多亏了那位姑娘……”

“她可有说她的身份？姓甚名谁？”

“没有，姑娘什么都没表露……啊，对了，她说自己是九天玄女！”

他轻嗤，眼前浮现她说自己是九天玄女的表情。她穿的衣衫很是奇特，上身衣衫不像是近来风行的款式，不似大昭女子都喜欢的宽大飘逸的裙装，而是上身十分贴身利落的短衫，下身亦是干练的裤装，脚踝处还用绑带细细裹缠，颇像路见不平的侠女，还有那双鞋，看不出是什么材质，样式也从未见过……

她，到底是谁？

街角拐弯处，苏霜岚已经换上了大昭国一般女子的普通衣饰，嫌弃飘带累赘就随意系在腰间，而刚才穿着的衣衫长裤都打包好了背在身上。她轻车熟路地在巷子里穿梭，轻声自语道：“爷爷让我把地图好好记住，果然很有用啊。不过，刚过来就面对那么危险的情况，还被那个荣亲王给强抱了！爷爷你真狠心哪！”

她虽然在埋怨，却仍是笑着匆匆而行，很快转到了街尾一个小院的墙边，仔细看了看，确定就是这里，轻轻一跃就跳上了墙头。

小院里陈设简单，甚至可以说是简陋，这么深的夜里，黑灯瞎火，看不见一盏灯笼照路，只有主房内有些幽暗的烛火光亮。

果然是备受冷落的境遇呢。苏霜岚暗暗咂嘴，堂堂将军府嫡女竟然被欺凌成这个样子，不仅被赶到外宅居住，而且过得还不如将军府里的高等仆役。唉，不过管他呢，反正她今晚就要死了，一切都结束了，她也不会再受折磨了。

那七本囊括了所有正史和外传逸闻的《大昭国史》，都被苏霜岚背得滚瓜烂熟。就是今晚，这位苏府嫡女会自尽而亡，而她苏霜岚，即将冒充这位将军府嫡女，代替她进入皇宫。

苏霜岚安静地耐心等待着，只见主房内的光亮忽然闪了几下，接着传来女子的尖叫声和什么东西摔在地上的声响，还夹杂着男子的污言秽语。苏霜岚立即明白过来，这是有人正在轻薄苏府嫡女。

她心里突地一紧。她虽然知道今晚这女子就要自杀，却不知她是因为遭人非礼才自寻短见！《大昭国史》中对这嫡女也不过寥寥数笔，却没想到现实会如此不堪！

女子绝望的呼救一声声传入苏霜岚的耳中，刺耳极了，惊得她的心突突地跳。苏霜岚转了头不想去听，可那女子的叫喊声一声紧过一声。她四下看去，小院地处偏僻，何况这半夜三更根本不会有人听到呼救。

苏霜岚咬了咬牙，一个跃起，翻走到主房门前却又生生顿住。

“你是去将被扭转的命运重新摆回原位的，切记不要改变任何你明知道会发生的事情！否则会给你带来无法预知的危险！还会增大你完成任务的难度！你要做的是毫无痕迹地完成一切，不留任何痕迹地回来！”

爷爷那严肃而郑重的告诫又在耳边响起，苏霜岚也明白擅自改变原本会发生的事情的后果，一时犹豫不定。而那主房内的刺耳声响不断刺激着她的耳鼓，令她再也无法忍耐，麻利地蒙好面纱，“嘭”地一脚踹开房门，只见两个彪形大汉正把一个女子摁在桌上，那女子正痛苦地哭叫着。

那两个大汉听到踹门声迅速回头，苏霜岚惊觉这两人高出自己大半个头，体形几乎是自己的两倍！她看着恼怒而来的两个人，连忙左手紧紧一握，银白色的光芒从拳头中渗透出来，那两个大汉忽然就静止不动了。

周围的一切都停滞了，人不再动，也不再呼吸，风都没有流动，连一丝虫鸣都没有。苏霜岚左手中的银色光华渐渐敛去，她在袖中捏出一根银针，迅速地扎在两个大汉的后脖颈上，然后立即将那躺在桌上的女子搂起来，随意在旁边拿了件衣服给她披好，扶她坐在床上。

很快，停滞的时间恢复运转，受到惊吓的女子还没来得及再哭叫，就震惊地看着那两个大汉倒了下去，好像昏死了。苏霜岚安慰地拍拍她的肩膀：“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不用怕。”

女子错愕地看着苏霜岚，抓紧了身上的衣服裹紧自己，迅速向后退进床角，戒备地说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谁？怎么进来的？”

苏霜岚微笑：“只是路见不平的人。他们会晕过去一个时辰，你放心。”

女子惊魂未定地看了看那两个大汉，环抱着自己手足无措。苏霜岚轻声问：“他们怎么会闯进来？”

女子镇定了半晌才说道：“听这两个登徒子所言……是我那两个仆人，合伙把我卖给了他们……”她的眼泪扑簌而下，“没想到，没想到他们竟敢……竟敢这样对我……”

苏霜岚知道这嫡女受了很多折磨，有心帮她却不能再改变什么，只得谨慎说道：“你还有什么亲戚？我送你去？这里，不太安全。”

女子眼中燃起一丝希望，却又很快摇摇头：“没有了……”

自从这嫡女的生母死后，她就被继母赶出了府门，连自己的亲生父亲也对她不闻不问……苏霜岚心里默叹一声，又问道：“你有什么打算？”

女子微微看了她一眼，苏霜岚解释道：“送佛送到西吧，你若是有想去的地方，我可以送你去。”

苏霜岚忽然有点儿着急，这女子没有死，她该如何冒充呢？

好在女子说：“我，只想离开这里。”

苏霜岚爽快地掏出两大锭银子塞给她，这女子诚惶诚恐地接了：“恩人，今晚……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，您又给我这么多银子，这……这更让我……”

苏霜岚摆摆手：“小事。只要你以后能活得自在快乐，这都不算什么。”

女子含泪轻轻点头：“恩人，敢问高姓大名？若我有了落脚之处，定为恩人日日祝祷平安。”

“不必了，那些虚头巴脑的事儿无所谓。”苏霜岚笑了起来，那女子下了床，恭敬地行礼表达感激，苏霜岚想扶她起来，她仍是倔强地跪着：“小女子苏蓉，自母亲早亡之后，再没有得到过任何人的关心帮助，何况今日恩人对我又是如此大恩。既然恩人不愿透露姓名，便让小女子多磕几个头吧！”

苏霜岚不好再拦，看着苏蓉结结实实磕了三个头才扶她起来，让她换了衣衫，整理了随身衣物，立即将她送至渡口，看着她进了船舱才放下心来。

如果不救苏蓉，她会死于自尽，而自己救了苏蓉并且送她离去，这样算是重大改变吗？这改变真的会给自己带来危险吗？苏霜岚无奈地笑笑：“可是再遭遇一次，我还是没办法不救她。”

苏霜岚回到小院的时候，天已经蒙蒙亮了，那两个大汉早已不见踪影，估计是醒来之后就跑掉了。苏霜岚细细整理好一切，和衣躺在床上，静静等着即将来到这个小院的人。

很快，小院的门便被推开了。四五个粗壮的老妇人鱼贯而入，为首的老妇人四下一望，发现小院角落里的秋千架上坐着一个女子，径直走过去说道：“四小姐，奴婢是将军府内务管事方姑，今日是来接您回府的，这就走吧。”说着便吩咐其他妇人进屋收拾东西。

苏霜岚正优哉游哉地荡着秋千。她丝毫没有要下来的意思，也没有看方姑一眼，依旧轻轻地摆荡着。

方姑有些嫌恶地微一皱眉，忍耐住想要发火的心思，看着其他几个妇人提着包袱从屋内走出，又说了一遍：“四小姐，回府吧。”

苏霜岚微微一笑，随意瞟了方姑一眼，轻柔地说了三个字：“滚出去。”

方姑双眉倒竖，火从心头起。这些年来在将军府中，除了将军和夫人，她从未将任何人放在眼里，连那一向跋扈的大小姐和刁钻的二小姐都要给她三分薄面，何况是眼前这位多年不在府中，才要回府的不受待见的四小姐？她想也没想地冷哼一声：

“四小姐，奴婢可不想动粗，夫人还在府里等着，四小姐不要为难下人吧！”

“你还记得你是下人呢？”苏霜岚浅笑依然，“有下人不在门外请示就直接进主子房里的吗？”

方姑冷冷笑道：“四小姐，这里不过是个外宅，等你回了将军府再摆谱不迟。”

苏霜岚继续荡着秋千，笑容里也带了凉意：“外宅里的人就不是你的主子了？滚出去。”

方姑的恼怒中带了些诧异。

这位四小姐的生母是将军的原配夫人，因身子孱弱，反倒让后进门的妾侍先给将军生下了孩子，又因性子懦弱，成天被妾侍欺压得不像话。后来好不容易有了身孕，却在生下四小姐的当日就一命呜呼了。妾侍起先还假模假样地善待这位嫡出的四小姐，但在被扶正为夫人之后，就立即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道士，说四小姐与将军府犯克，尤其刑克父母，必须移出将军府才妥当。将军听信了道士的话，可怜四小姐还尚在襁褓就被挪在这外宅养着，只有两个仆人照看。

将军因为夫人的关系，对这位四小姐也极少关心，往往只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派人接过府看看。后来因为夫人的挑唆，干脆连年节都不大来往了，好像压根没有生过这个女儿。方姑恍然想起最后一次见到这位四小姐还是她五岁的时候，小小瘦瘦的样子，双眼中全是怯意，连头都不敢抬起来。更听了不少那两个仆人克扣小姐的吃穿用度，欺负得她不敢吱声之类的传言。

可眼前这位四小姐，哪里还有当年怯懦惊惧的影子？

不过方姑只是随意想了想，又记着夫人所说务必将四小姐带回府的命令，就立即用了老法子，对几个妇人招呼道：“伺候四小姐回府。”

几个妇人齐齐应声，一同上前就要将苏霜岚从秋千架上拽下来。却不料刚走到苏霜岚面前，原本平整的地面突然刺出很多粗长的铁钉，尽数扎进了那几个妇人的脚里。

“啊！”

“哎呀！”

“疼死了！”

此起彼伏的惨叫声响起，几个妇人歪七倒八地倒在地上。

方姑震惊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，不敢相信地看向这位四小姐。苏霜岚脸上的浅笑一直未退，秋千也仍在晃晃悠悠，只是那清亮明媚的双眸，此时正含笑望着方姑，却让方姑浑身莫名一寒。

方姑强撑着气势，怒气冲冲地叫唤：“这是什么？四小姐这是做什么？”

“你也看到了，我什么都没做啊。”苏霜岚一副无辜的模样，“这钉子是防贼的。不过还是老话说得好，家贼难防啊。”

方姑被怄得说不出话来，连忙蹲身要帮那几个妇人把钉子拔出，却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，只见那些长钉又忽地收了回去，地面上只留下点点血迹，什么都没有。

方姑猛地站起身，恨不得扑上去撕了这四小姐，可又不敢妄动，生怕自己过去也被扎个脚破血流。只能硬生生站在原地，恼恨地吼了一句：“我们走！”

几个妇人彼此搀扶着站起来，龇牙咧嘴地忍着钻心的疼痛缓缓走了出去。

苏霜岚那轻柔的声音从方姑的身后传来：“早就要你们滚出去了，听话多好。”

将军府。

方姑带着受伤的妇人们，添油加醋地将外宅的事情说了一遍，如今的将军夫人谈氏有些不相信地问道：“那丫头竟有如此手段？连你都摆不平？”

方姑额头冒汗：“奴婢没想到四小姐如今不同以往了，一时大意了。”

谈氏有些不悦：“让你带个人回来也这么困难，平日里那些威风都要到哪里去了？等宫里的教礼嬷嬷到了，要是交不出人来，看要怎么收场！”

方姑一个劲地点头：“是是！奴婢再去一趟，一定把人带回来！”

谈氏又补充道：“带上府中护卫，我就不信她还能翻出什么天来！”

可没想到，才不过一个时辰，方姑和五个侍卫就灰头土脸地回来了。谈氏惊异地看着他们，衣衫被划破了很多口子，个个蔫头耷脑，全是狼狈之色。

方姑吞吞吐吐地说道：“夫人，四小姐院子里的机关好厉害！她坐在秋千上动也没动，就整得奴婢们鸡飞狗跳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谈氏又惊又气地站了起来，“你们几个有功夫的也应付不了？”

一个侍卫答道：“那些机关实在厉害，一个还没应付完又出现一个……再说四小姐是主子，我们也不能对她动粗吧……”

另一个侍卫附和道：“是啊，四小姐看起来娇娇弱弱的，怎么能……”

“混账！”谈氏大怒，“什么娇娇弱弱？跟她那死去的娘一个德行，都用这套狐媚样骗人！去，把府里的护卫都叫上，全都给我去，抬也要把人给我抬回来！”

方姑连忙阻止道：“夫人，恐怕硬来是不可能成功的！四小姐有话……”她有些不敢说出口，谈氏喝道：“还不快说！”

“四小姐说了，当年谁赶她出去的，就要谁把她接回来，否则，她绝不回府。”

谈氏怒极反笑：“原来是在摆脸色给我看！我就是不去接又能怎样？大不了让芸儿和莹儿都进宫去，表现差一点儿就不会被选上！”

“不要啊娘亲！”一直在门口偷听的两姐妹带着哭腔扑了进来，一左一右扯住谈氏的胳膊摇晃：“女儿不要嫁给荣亲王！不要嫁给荣亲王啊！”

谈氏被她们摇晃得心烦意乱，甩开她们的手喝道：“这都是你们的命！谁让你们赶上为荣亲王选妃的时辰！”

苏莹见母亲气急败坏，连忙说道：“要去也是姐姐去，姐姐为长，哪有小女儿先出嫁的道理？”

苏芸立刻恼了：“你是什么姐妹？竟要把你的亲姐姐推到火坑里去吗？”

苏莹回道：“即便你去了也不见得会选上呀，皇上的要求那么高，哪里就一定看得上你了？”

“那你怎么不去？”

“我是妹妹呀！”

两姐妹的吵闹声让谈氏头昏脑涨，她没有再理会姐妹俩，而是渐渐平静下来，沉香对方姑说道：“你去准备一下，就按照府中嫡女千金的规格去置办，我亲自去接她回来。”

“是。”方姑应声而去。

谈氏坐在一乘小轿中，眉目阴沉。若不是为了自己的两个宝贝女儿，她大概直到死，都不会来见这个四小姐一面。她又想起了荣亲王，那个曾是皇上最宠爱的四殿下，风光霁月的潇洒男子，战无不胜的英武将军，多少大昭少女的春闺梦里人——而如今，却变成了人人口中的火坑炼狱，没有任何人愿意沾染。

自从那件事后，皇上就再也没有召见过他，到现在，已有三年之久。

老祖宗留下的规矩，皇族正支男子在冠礼之前就必须选妃，而且由皇帝亲自督